

计量语言特征下的译者风格解析

——以《赤壁赋》三译文为例

尚巾斌 唐家扬

(湖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南 湘潭 411201)

摘要: 本文基于《赤壁赋》三个英译文语料库, 运用语料库分析工具对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翟理思及林语堂三个《赤壁赋》英译文的语言计量特征进行统计对比分析, 探讨各译者在译文中所表现出来的独特风格以及不同风格形成的原因。分析表明, 杨、戴译文力图保留中国文化的本质, 翟译文向目的语读者靠拢, 而林译文语言简洁凝练, 意在传“神”。

关键词: 译者风格; 语料库; 赤壁赋

Venuti 在《译者的隐身》中倡导译者在翻译实践中考虑并凸显自己的民族身份, 使得译者风格从而由鲜被提及的“隐身”状态提升到日趋“凸显”的位置 (Venuti: 1995)。

Mona Baker 率先利用语料库进行译者风格研究, 她将译者风格定义为以一系列语言或非语言特征所表现出的有别于其他译者的个性特征。在《文学作品译者风格考察方法论》一文中, Baker 从类符/形符比、平均句长和叙事结构三方面切入, 她关注译文中译者的“指纹”, 即译者在译文表现出的一种规律性的语言模式 (Mona: 2000)。学者 Munday 的语料库译者风格研究强调译者风格的成因进行分析, 认为除译者自身原因外, 译者风格还受译者所处的社会背景、历史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 (Munday: 2008)。

近十年, 国内译者风格研究的学术文章均与语料库相关, 多以我国经典文学作品的英译为研究对象。语料库译者风格研究的主要形式有两种:

其一是对某作品的多个译本进行传统的量化分析, 定量分析的基本数据主要是类符/形符比、词表、平均词长、词汇密度、高频词和形合度等, 如刘泽权、刘超明、朱虹 (2011)。

其二, 研究形式聚焦译本平行语料库, 如马艳颖、孙宏波、贾琦琦 (2020)。

北宋文学家苏轼的名赋《赤壁赋》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赤壁赋》有多个英译文, 本文选取其中影响最大的三个译文, 即杨宪益、戴乃迭的 First Visit to the Red Cliff、翟理思的 Thoughts Suggested by the Red Wall: Summer 和林语堂的 The Red Cliff, 借助 Antconc、Readability Analyzer 等语料工具, 对三个译文进行词汇、句法、语篇层面的计量语言特征统计, 在此基础上分析、对比三位译者所体现的译者风格, 以期对语料库译者风格研究进行文本上的扩充。

一、译者风格在词汇层面的表现

(一) 类符/形符比 (TTR)

1. 《赤壁赋》三译文类符/形符比

类符为文本中不同的词, 形符为文本使用的词的总数。类符

/形符比值的高低与写作者词汇使用的丰富程度和多样性成正比 (Baker2000)。

表1数据显示, 三个译文的形符数高于《赤壁赋》原文, 其中杨、戴译文与翟译文的类符数均大于林译文, 说明两译文所使用的词汇比林译文更为丰富, 语言表达上或更为生动。

三个译文中, 翟译文的类符/形符比值最高, 杨、戴次之, 林译最低, 说明翟译文所用词汇最具多样性, 林译文用词变化性小, 或倾向于使用简洁直白的表达方式。如, 林将“举酒属客”直接译为“喝点小酒”虽然简单, 却也将苏轼与友人同游共饮的闲适心情体现了出来。

表1 三译文类符/形符比

	杨、戴译	翟译	林译	原文
类符	337	360	314	278
形符	683	719	661	446
类符/形符比	49.34%	50.06%	47.50%	62.33%

2. 词长和稀有词的使用

单词的长度一般与其难度呈正相关, 因此平均词长是评估译文可读性的因素之一。

根据 Readability Analyzer 给出的数据, 杨戴译文与林译文的词长高于翟译文, 杨、戴译文稀有词的使用最多。由此结论, 杨、戴所译文本难度最高, 林语堂次之, 翟理思最低。这或与杨宪益、林语堂二人的中国人身份有着很大的关系, 他们母语文化为汉语言文化, 对于原作的理解要比作为英国人的翟理思深刻。

又或者杨、戴译文与林译文注重原文风格的保留而使用了复杂、正式的表达, 倾向于异化的翻译策略。而翟理思的译文意在传达主旨意思, 倾向于异化的翻译策略, 因而使用了简洁词汇, 便于英语读者理解。

表2 三译文词长及稀有词

	杨、戴译文	翟译文	林译文
词长	4.26	4.15	4.23
稀有词	31	23	20

3. 词频

表3 三译文前十词及词频

	杨、戴译文		翟译文		林译文	
1	the	59	the	55	the	59
2	and	31	and	23	and	28

3	in	15	to	22	a	22
4	to	14	of	20	of	22
5	we	14	a	16	to	16
6	a	12	I	12	in	13
7	of	12	in	11	this	13
8	but	9	we	9	is	11
9	moon	9	his	8	are	9
10	as	8	moon	8	that	9

词频统计显示,三个译本使用的前十高频词多为虚词。人称代词的使用上,杨、戴译文中高频词中包含“we”翟译文高频词中包含“we”“I”,这说明两译文使用的是第一人称叙,与《赤壁赋》“主问客答”的对话形式相符。

另外,三译文中的高频实词多为普通日常词汇,给英语读者提供较为轻松的阅读体验。

表4 三译文前十实词及词频

	杨、戴译文		翟译文		林译文	
1	moon	9	moon	8	river	8
2	water	6	friend	5	moon	7
3	river	5	have	5	friend	6
4	boat	4	time	5	water	5
5	bright	4	bright	4	begins	4
6	Cao	4	like	4	boat	4
7	Breeze	3	river	4	tungpo	4
8	friend	3	boat	3	flute	3
9	poem	3	stream	3	great	3
10	sky	3	together	3	look	3

二、译者风格在句法层面的表现

(一) 句数与句长

句数指文本中句子的数量,句长则指文本中句子的平均长度。Readability Analyzer对译文的句数及句子长度统计结果表明,杨、戴译文句子相对较长。

上文已经了解到杨、戴译文也使用了较多的稀有词和长词,词长是构成句长的基础因素之一。

另笔者认为杨、戴译文为了准确表达原作精神内涵,将《赤壁赋》原文中隐含的信息及思想内核明示给读者,故较多地使用了修饰词,使得句子多为长句或复合句,译文的显化特征明显。翟译文句数较多,句子长度也仅次于杨、戴。

笔者认为这是由于翟以英语为母语的缘故,英文是形合的语言,注重句子逻辑关系的清晰表达,因此长句使用较多。林译文则是三译文中最接近原文句式特点的。

《赤壁赋》原文句式参差多为短句。林译文句子最为简短,句数也较多。说明林更擅长断句,语言简练,最符合原文特征。例如,笔者对比三译文就《赤壁赋》中“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的翻译发现,林译文和原句一样有三个句段,且句长最短,保留了原文形式。

杨、戴使用一些短语结构或补语进行补充,翟理思则使用伴随状语作为修饰成分,长句符合英文“形合”的特点。戴乃迭和翟理思母语为英语,译文句式表达更符合英语读者思维和情感的习惯。

表5 《赤壁赋》三译文句数与句长

	杨、戴译文	翟译文	林译文
句数	37	42	40
句长	18.38	17	16.5

(二) 人称代词

人称代词使用频次统计结果显示,杨、戴译文与翟译文更多使用第一人称,第一人称叙事能够抒发更为直观的情感,一定程度上可以加深读者的代入感,引起读者对苏轼思想的共鸣或者是思考。另一方面,林译文使用第三人称叙事则更为客观,叙事性更强,同时体现出以读者为中心的倾向。

表6 《赤壁赋》三译文中人称代词使用频次

	杨、戴译文	翟译文	林译文
I	8	13	5
me	1	3	0
we	14	9	1
us	1	3	2
our	7	4	3
my	7	7	3
myself	0	1	0
you	4	5	6
he	5	7	1
they	1	1	7

(三) 感叹句和问句的使用

问句和感叹句的使用可以指示各译文在感情表达上的特征。根据统计来看,翟译文的感情色彩最为明显。例如,《赤壁赋》原文中使用了四个问句:“何为其然也?”“此非曹孟德之诗乎?”“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客亦知夫水与月乎?”其中一、四句是疑问,二、三两句为反问。反问的使用,能够加强语气,将读者代入到情境中,以增强文章的感染力。

原文中苏轼友人观赤壁景联想到曹操曾经是何其风光、恣意洒脱。感叹即使是一代英雄,最终也避免不了泯然于世的命运。而自己于人世间的存在,更是极其渺小的存在,继而感怀起生命的无常

与短暂。

连续两个反问使得情绪上升到另一个层次,加深了感情基调,也为后文友人情绪转至低落起到了过渡作用。杨戴和翟理思的译文均保留了原文两个反问。而林的译文词句翻译并未用反问,却将反问用到了别处,可见林语堂译文比较自由,并不追求与原文的完全对应。

《赤壁赋》中感叹句有二:“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而又何羨乎!”三个译文都处理为了反问句,语气强度高于感叹句,体现出说者的肯定语气。笔者注意到,翟译文中另有三个感叹句,还几次使用了感叹词“Ah”“Alas”以传达说话者的感情,体现出翟译文有意唤起读者的情感共鸣。

表7 《赤壁赋》三译文感叹句问句使用频次

	杨、戴译文	翟译文	林译文
!	0	3	1
?	5	5	5

三、译者风格在语篇层面的体现

英语作为一种依赖语境的语言,很注重衔接与连贯。三译文使用频率最高的均为表增补的连接词“and”。林译文使用的连词最多,种类最丰富,如此能使句子连接顺畅,句子间的逻辑关系一目了然,符合英语读者阅读习惯。翟译文在连词使用总数上最少,但类型丰富,说明其表达灵活多变。

表8 《赤壁赋》三译文连接词使用频次

	杨、戴译文	翟译文	林译文
and	31	24	32
but	9	5	6
or	1	1	1
because	1	0	0
therefore	0	0	1
while	0	1	2
yet	0	1	2
so	0	2	0

四、结语

本文借助语料库,对《赤壁赋》三个英译文进行了词汇、句法、语篇层面的分析。结果表明,几位译者在语言风格上各有突出特点,这些特点因他们的翻译目的、文化程度、身份背景等因素而不同。

通过上述分析,总体来看,杨、戴译文用词丰富,所选词的难度高,语言表达趋于正式。句法层面,杨、戴译文多用长句。通过添加修饰语显化原文中未加明示的信息,提升了译文的可读性,这也一定程度上牺牲了对原文形式的忠实。

杨宪益、戴乃迭译文翻译风格注重文化内涵的再现,保留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翟理思致力译文的目標语读者的可接受性,所以翟译文用词趋于日常化、口语化,努力协调语境,使译文与

读者之间形成最大关联性。

而林语堂的翻译风格简单平实,简洁凝练而“传神”,其译文用词简单、句数多、句长短,且断句多,最贴近原文“意合”特征。另外林使用的第三人称叙事方式,表现出了一定客观性。语篇层面,林译文连接词使用最多,且种类也最丰富,说明林在衔接与连贯上的处理相当娴熟。

其《赤壁赋》译文既有汉语“意合”的特征,又营造了与目的语读者相通的意境。本研究基于语料库语言特征得出的结论仅能体现各译者在《赤壁赋》翻译中的风格特点,更深层次的译者风格研究还有赖于更大规模的语料分析。

参考文献:

- [1] Baker, Mona. Towards a Methodology for Investigating the Style of a Literary Translator[J]. Targe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lation Studies, 2000, 12(2): 241-26.
- [2] Giles, Herbert. Allen. 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M]. Shanghai: Kelly & Walsh, 1923: 175-176.
- [3] Lin Yutang. The Gay Genius: The life and Times of Su Tungpo[M]. New York: A John Day Book Company, 1947: 229-230.
- [4] Munday Jeremy. Style and Ideology in Translation: Latin American Writing in English[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 [5] Venuti Lawrence.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 [6] Yang Xianyi, Gladys Yang. Poetry and Prose of the Tang and Song[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Press, 2005.
- [7] 刘泽权, 刘超朋, 朱虹. 《红楼梦》四个英译文的译者风格初探——基于语料库的统计与分析[J]. 中国翻译, 2011, 32(01): 60-64.
- [8] 李朝虹. “狐”与“貉”辨[J]. 古汉语研究, 2011(02): 41-42.
- [9] 马艳颖, 孙洪波, 贾琦琦. 中国经典外译连接词对比研究[J]. 上海翻译, 2020(06): 40-45.
- [10] 潘双林. 望美人: 《赤壁赋》的潜在意味[J]. 中学语文教学, 2019(05): 52-55.
- [11] 周仕宝. 林语堂的翻译观[J]. 外语学刊, 2004(02): 107-110.